



投稿邮箱 fk01meilizhou@163.com

农家六月豇豆长

○ 姜晓燕

日历上标注着今年是闰六月，夏天变长了。这变长的夏天变成了摇不完的蒲扇，听不完的蝉鸣，吃不完的豇豆。

豇豆，也就是我们口中常称的豆角，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蔬菜之一。据考古发现，早在公元前8000年，人类就开始种植豇豆。在中国，最早关于豇豆的记载见于公元3世纪初三国时期《广雅》一书。一直到了明代，《救荒本草》《本草纲目》《便民图纂》等书志中记载更为繁多，可见明代豇豆的种植已经十分广泛。我们江南人家种豇豆，很少专门找一块空地。围墙边、鸡舍旁、猪圈后，见缝插针。但豇豆并不嫌弃，只要有阳光、水分，就能破土而出。

豇豆是智者，最懂得借力而行。母亲亦深谙它的秉性，早就依着它的根部搭起一个个竹篱笆，任由它攀援而上，努力生长。鸡屎、猪粪都是它的好肥料。它不精贵，皮皮实实在地长大，藤藤蔓蔓，层层叠叠，葳蕤一片。

初夏的风一吹，豇豆就开花了。紫的、白的，缀满藤蔓。起初，花形像小小的荷包，在叶底轻摇，继而，花顶分出一片花瓣。整朵花看上去，像一只憩息在绿叶间的小蝴蝶。这些小花，或仰面，或低首，或东张，或西望。一阵风吹过，你推我搡，仿佛能听到花儿们的嬉笑声。

母亲总说：“豇豆花一落，就有好东西吃了。”果然，没过几天，花

朵中间，冒出了细细的豇豆，状如铁丝。隔几天再去看，铁丝般的豇豆已经长到筷子那样粗细，吊在藤蔓之下，长的足有半米，短的也有一掌。宋代诗人苏轼曾咏《豇豆》：“绿畦过骤雨，细束小虹蛩。锦带千条结，银刀一寸齐。”意思是说，绿畦经过骤雨的洗礼，细长的豇豆宛若小彩虹一般挂起，绵延的豆荚千条万缕，像银色的刀片一样整齐。

夏至一过，豇豆就冒着长，藤蔓之间到处挂着长长的豇豆，看的人心里无尽地欢喜。此景就像诗人路也在《我的子虚之镇乌有之乡》中写的那样：“我们唱着歌使劲蹬着车脚，松开了车闸/并向途经的一切表示问候/你好，那沉默的棕榈，那爬上茅厕棚顶的南瓜/你好，无花果，你好，豆角，你好，木耳菜，你好，荷花……”那是一种贴近大自然万物的美好状态。

到了仲夏，庭院一片喧哗，黄瓜、番茄、茄子、辣椒，各种蔬菜都齐整整地长出来了，豇豆也越长越茂，餐桌上也跟着丰盈起来。

母亲最常做的一道菜，是辣椒炒豇豆。它也是我留在记忆中的一道人间美味。她在屋旁摘一把不老不嫩的豇豆，随手拉几个红辣椒，清洗干净，辣椒切丝，豇豆掐头去尾，折成小段。锅里放油烧热，把辣椒炝一下，倒进豇豆，拍几瓣蒜，撒点儿盐，加几滴醋，大火翻炒。豇豆的颜色在翻炒中慢慢地变深，沿着锅壁加少量水，再焖上

几分钟，一盘辣椒炒豇豆就可以出锅了。豇豆的清甜，携着辣椒蒜瓣的冲劲，是我们水乡人家夏日露天夜饭最好的下饭菜，一上桌就光盘。

吃不完的豇豆，母亲还有另一个办法——晒干豇豆。先将豇豆清洗干净，在沸水锅里放盐，煮几分钟，待豇豆变软，捞起来沥干水，然后挂到太阳底下晾晒，晒至弯曲变脆为止。

干豇豆存放时间长，是我们这里过年待客红烧肉的最佳配菜。用陶罐慢炖，才能得其真味。那种绵柔的香醇，悠远而熨帖，像一首经典的老歌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都说豇豆有灵气。它成双成对地共生，互相缠着便是姻缘。在我国福州地区，每到七夕，有互赠豇豆的习俗，称为“分豆结缘”。人们于月光下分食豇豆，寓意化解矛盾，增进情谊。土家族民歌中也传唱着：“要学豇豆成双对，莫学茄子打单身”。婚俗中常以豇豆作为信物交换。有的地方把豇豆作为爱情的象征，小伙子向心仪的姑娘求婚，要带把豇豆去；女方嫁到男家，嫁妆里也少不了豇豆……

三伏天的清晨，母亲早早地在厨房忙碌，等水开，放豇豆，焯半熟，捞出切碎，与肉泥一起搅拌均匀，晾在一旁备用。摊一张薄冰，里头裹上豇豆肉泥馅儿，在油锅里煎成喷香的豇豆饼，再配一碗白粥，平淡的惬意。感恩大地的馈赠，又多了一份朝夕！

薄荷香里夏日长

○ 张炎琴

夏日傍晚，一抹红彤彤的夕阳印染天边。我坐在院子里，看着满院的花草。烈日灼烤一天，院子里的花草蔫蔫地长着、开着。在一片耷拉着脑袋的花草间，我无意中看到了一簇簇翠绿，令人眼前一亮。我忍不住走近一瞧，原来是那年母亲种的薄荷。

它茎呈方形，卵形叶子对生。当一阵微风吹过，薄荷叶随风摇曳，宛如一袭绿衣的仙子在和着柔美的舞曲在翩翩起舞。我站在薄荷边，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，让人心旷神怡，仿佛置身于一片清凉的海洋里，不禁令人想到《诗经》有云：“野有蔓草，零露漙兮。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”。一袭绿裙的薄荷，葱葱郁郁，就宛如清婉淡雅、轻灵秀美的佳人，被乡野间的轻风吹拂着，在翩然起舞。

薄荷，在《唐本草》中叫“藩香菜”。在唐朝，薄荷作为食药两用的植物存在。到了宋朝，因辛香辛凉，能够治疗风热感冒，发汗解表。薄荷被广泛种植并且运用到常规中药。薄荷的香气也能够缓解头痛、舒缓肌肉疲劳，提神醒脑。如今，薄荷还提炼加工成产品，有薄荷感冒片、薄荷含片、薄荷

清新剂、薄荷牙膏、薄荷香水、薄荷口香糖、薄荷糖等，起到清凉提神、泻火、清咽利喉的功效。

古代诗人也喜欢薄荷。诗人陆游喜欢薄荷就在院子里种满薄荷。有天，他画薄荷扇又赠诗夸赞薄荷道：“一枝香草出幽丛……”；白居易曾道：“何以销烦暑，端居一院中。”；扬雄的《甘泉赋》也记载：“攒并间与茝萑兮，纷被丽其亡鄂”。棕榈树下，青绿的茝萑丛生聚而生、繁茂分披，无边无际的新绿令人迷醉，“茝萑”便是薄荷。还有在屈大夫的《楚辞》里，薄荷也位列“香兰”之一。

母亲是做饭的巧手。清晨，只见她摘下薄荷的翠绿叶片，用清水洗净。母亲准备好鸡蛋，面粉和水。母亲用蛋清，她和我说这样的炸出来的薄荷最酥脆。母亲把蛋清用筷子打成沫状，放入适量面粉和水朝一个方向快速搅拌，直到成了均匀的面糊。面糊既不浓稠也不稀薄为好。当锅里的油温五成热，母亲便将薄荷一个个放入油中，中火慢炸，一面炸至金黄就翻过来炸另一面，直至两面全部炸好，控油出锅装盘。母亲做的炸薄荷，又酥又脆，清香可口。母亲除

了爱做炸薄荷外，她还会做薄荷粥、薄荷糕、薄荷鸡蛋、薄荷汤、薄荷凉茶……

当天空一轮明月，满天繁星的夜晚，我们一家人坐在弥漫着薄荷清香的院子里，吃着母亲做的各种薄荷美食，耳边是蛙鸣蝉噪，萤火虫飞舞，那是我儿时最幸福的时刻。饭后左邻右舍来我家院中小坐，发现薄荷有驱蚊的作用。母亲马上开心地挖上几株薄荷送她们。不久后，大家也吃上了薄荷菜、院子里也种满了薄荷。

记得上学时，我会一早采摘薄荷叶带去学校。午后，课堂上犯困时，我悄悄拿出薄荷叶子，放在手心揉出薄荷油，往额头眉梢上涂抹，顿时清凉无比。同学们也喜欢薄荷，于是我就给同学们每人分几片薄荷叶。从此，我们上课不再犯困，教室里也散发着一阵阵薄荷香味。

如今，离开家乡的小院回到杭州，我将院中采来的薄荷洗干净，在杯中放上几颗薄荷叶。在开水下，叶芽开始舒展，一朵朵绿色的花儿在杯中舞蹈。望着这杯薄荷茶，我总会想起家乡的薄荷，那是家的味道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！

小古城村采风

○ 赵焕明

——
香樟垂荫与筹谋，飒飒枝芽风水秋。
于此村民真作主，山光溪影惬芳州。

二

伴手礼儿撩客看，笋干藕粉艾青团。
一凭扫码自由取，小小乡村尽大观。

三

满院欢欣藏不住，围墙降落溢将来。
我承一勺转家舍，地气无缘渥欲回。

葡萄架下的光阴

○ 胡孝清

菜市场里，葡萄水灵灵的。我瞧着，心里头“咯噔”一下，老家院子里那架葡萄藤的影子，一下子又爬上了心头。

谷雨前后，葡萄藤醒了，冒出米粒大的淡绿芽。没几天，细卷须就沿着竹架子往上爬，跟长了眼似的。我放了学就跑去数叶子，嫌它慢。可有一回，夜里下了暴雨，第二天一看，好家伙！藤蔓“噌”地蹿了老高，巴掌大的叶子挂满水珠，太阳一照，直晃眼睛。我妈总说葡萄藤有“脚”，夜里会偷偷“走”。我信了，扒着窗户等，露水打湿睫毛也没见动。可一觉醒来，嘿，它已经绕竹竿缠了两圈！真够贼的。

芒种时节，藤上挂起一串串小米粒似的花苞，蜜蜂嗡嗡转。我踮脚去闻，鼻尖蹭到毛茸茸的花，妈妈笑着拍我手：“小馋猫，花又不能吃！”我可等不及。花一谢，结出绿豆大的青果，我就天天捏着盼它大。突然有天傍晚，几颗青果尖尖透出点紫红，像小姑娘偷抹了胭脂。我扯嗓子就喊：“妈！葡萄变色了！”她正揉面，围裙沾着面粉跑出来，蹲架子下跟我看了好久，笑得眼角褶子都堆起来。

那串最先紫的，妈妈舍不得摘。她把旧纱窗剪成小兜，小心套上葡萄串防鸟。可哪儿防得住我？瞅她进厨房，我立马踮脚揪一颗塞嘴里。薄果皮一咬破，酸溜溜的汁水滋出来，酸得我龇牙咧嘴，葡萄籽硌着牙缝也顾不上，就觉得那股劲儿直钻心尖儿，啧啧！她回头看我鼓着腮帮，笑骂着戳我脑门：“小馋猫！给你爸留点儿！”

后来搬进楼房，满院的葡萄藤就成了念想。我爸在阳台弄了盆葡萄，可藤病恹恹的，果子又小又涩，难吃。我明白，它想

老家了。想结实的竹架，想瓦檐的青苔，更想那些葡萄架下的夏夜——我爸摇蒲扇讲关公走麦城，唾沫星子乱飞，我妈用纳鞋底的线缝纱袋，一边数落他吹牛；我呢，嘴里塞满葡萄，仰头看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。萤火虫停在叶子上，一闪一闪，我老以为是星星掉下来了。

去年夏天，大学闺女打工回来。水果店有种“阳光玫瑰”葡萄，青果子裹着白霜，那样子猛地把我的拽回老家葡萄架下。洗葡萄时，我鬼使神差翻出块旧窗纱盖果盘上。闺女凑近闻了闻：“爸，这葡萄闻着，咋有点露水味儿呢？”我心头猛地一缩，手都抖了。一下子想起我妈最后那会儿，病得迷糊，拉着我的手说胡话。她说梦见老家院里葡萄熟透了，一颗颗沉甸甸，把竹架都压弯了……

我掰开一颗“阳光玫瑰”，淡绿果肉裂开，汁水流出来。一阵风吹过阳台，窗帘“呼啦”一响。那一瞬间，我好像又看见了——我爸吭哧吭哧在院里扎竹架，我妈低头灵巧地缝纱袋。我呢，还是那个蹲藤下傻乎乎数叶子的小男孩。手指黏糊糊的，沾着新鲜葡萄汁。那股味道，好像顺着指头钻进骨头缝里，这么多年都没散，还是那个甜味儿。

原来有些味道，会一直跟着人走。它们藏在葡萄藤的叶子里、果子里，顺着弯弯绕绕的藤，爬过一年年的夏天，在没完没了的知了叫声里，悄悄凝成一架子沉甸甸的念想。而那些念想，早已像葡萄藤的卷须，紧紧缠绕在光阴的脉络里，一提及，满是温暖。

那个暑气蒸腾的夏天

○ 王智保

在那个骄阳似火的盛夏，余杭汽车站的二层楼房里藏着别样的闷热。一层的旅客候车大厅，上午还能寻到几分阴凉，到了下午便成了蒸笼，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。站务员每隔两小时往地面洒水降温，可候车的乘客仍扎堆在小卖部的冰柜旁，盼着冰柜盖子打开的瞬间，蹭上一缕冒出的冷气。

与此同时，客车司机们也有自己的办法，发车前都会把车开到洗车区，拧开水龙头冲洗车身，先给车厢降降温，再检票上客。乘客入座时温度能低些，车辆开动后窗外风灌进来，总算舒畅几分。省汽运公司通知，要求全省汽车站增设空调房，专供客运驾驶员午睡休息，全力保障暑期行车安全。

放暑假的儿子也没闲着，他从卖棒冰

的朋友那里借来冰棒箱，固定在自行车上，又去棒冰批发部进了些棒冰装进去。他推着自行车在车站停车场穿梭，向客车里的乘客兜售棒冰，为这酷暑里的旅途添了丝清凉。

后勤人员去食品商店买来奶粉和白糖，每天下班前到锅炉房用开水冲调均匀，放进食堂的冰箱冷藏上一夜。第二天，站务员将牛奶抬到候车室，一毛钱一杯，卖给来往旅客，清凉又实惠。候车室里还备着免费的凉开水，供不同需求的旅客缓解旅途的燥热与疲惫。

下班回家后，宿舍楼顶的水泥板已被晒得滚烫。我先用水浇透，再把蔑席铺在湿地上，晚上就在这儿纳凉过夜了。

这就是我在汽车站经历的那个暑气蒸腾的夏天。